

知和行书局

荐阅书单

海航大厦店
华夏银行店
海航万绿园店
南方出版社店
国秀城店

《革命与霓裳》

这本书有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名字和研究主题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那么多,大多关注革命事件、社会冲突与观念的更迭,对女性服饰的研究是作者为了标新立异而选取的角度吗?

过去,我们的历史研究都在一种宏大视角下构筑民族-国家的整体意义,而新文化史却把历史重新唤回“现场”,让我们重新发掘历史现场中人们的经验与情感。而“服饰文化”可不是它听起来的那么肤浅,它首先是一种秩序。在等级社会中,女性的穿戴彰显着她的阶级与身份。

那么,意义就来了,《革命与霓裳》一书通过对女性穿戴革命服饰的研究,重新探讨了大革命与女性的关系。大革命曾经对女性有过怎样虚幻的承诺?

《第二本书》

这本书是娜杰日达关于丈夫曼德施塔姆“回忆录三部曲”中的第二卷,书中收录了若干零碎文章及对曼德施塔姆部分诗作的批注,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白色恐怖时代中这对诗人夫妇的遭遇。第二卷在内容上的厚度并不及首卷,但有两点值得一提。一是作为丈夫的崇拜者,娜杰日达在首卷的书写中隐去了自己,在本卷中则开始有了主体意识。她对同期诗人的评述虽性情所致偶有苛刻,但仍不乏洞见。另外,因其琐碎,反倒允许了一些动人细节的存在。

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

人们称奥地利先锋剧作家彼得·汉德克为继贝克特之后最重要的后现代作家,但其实,汉德克是反荒诞的,他尤其愿意让人们回归日常生活,触摸现实的肌理。这套文景推出的汉德克的第七套作品,包含了三个剧本,每一出都是现实世界的微缩。《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》描绘了一幅被资本和财富扭曲了心灵的众生相;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里各种陌生人轮番登台,相互妨碍,相互冲突;《筹划生命中的永恒》被作者称为“国王剧”,是一篇持续遭受战争威胁的飞地之上的故事。

汉德克的风格,是用他自己的语言,表达出刀子般的犀利情感,而且似乎并不在乎这种情感是否能被观众接受。汉德克就是这么酷的一个老家伙。



作者: 汤晓燕
时间: 2016年10月
版本: 浙江大学出版社



作者: 娜杰日达·曼德施塔姆
时间: 2016年5月
版本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作者: 彼得·汉德克
时间: 2016年2月
版本: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哀悼日记》: 献给母亲的“恋人絮语”

■ 康伟

《明室》是法国思想家罗兰·巴特的最后一本书,这是献给母亲的书。

如何描摹读完《明室》的内心图景?德里达的读后感于我心有戚戚焉。“在读完《明室》之后,巴特的母亲,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女子,便向我微笑,向一切她注入生命并因此在愉悦中苏醒的事物而微笑。因着,比如说,那幅在暖房里拍摄的照片,因着她神情绽放出来的不可见(的光芒),她向巴特微笑因而也在我的心中微笑,这神情,巴特为我们描绘得如此清楚,如此明亮”。

《明室》出版于1980年,彼时罗兰·巴特的母亲已经去世三年。1977年10月25日,母亲的去世对巴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巴特承认,他从来没有从母亲离去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。对作家来说,写作有时是一种自我救赎。母亲去世后,巴特完成了《中性》《明室》《小说的准备》等重要作品。但这些在丧母之痛中写下的著作,并没能治愈巴特的痛,相反,正是这种痛催生了它们。

这种痛,在我清明节前夕第四次阅读的《哀悼日记》中展露无遗。从母亲逝世后第二天开始,巴特开始在小纸片上记下对母亲的哀悼。这些写于330张小纸片上的札记,是纯粹的“私人写作”。因此,《哀悼日记》的出版引起了争议,有人甚至认为是对巴特的侵犯。但读者如我,则庆幸《哀悼日记》的面

世。因为这部简洁如微博、微信的日记,让我们有可能认识另一个巴特。他在1977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写这些札记,我把自己交给我最家常的一面。”对于从事“最不家常”的写作、很多读者都有“阅读的难度”的巴特来说,其“最家常的一面”,让人充满期待。

这“最家常的一面”,就是巴特作为儿子的一面。每一个儿子都深爱自己的母亲,而在巴特这里,母亲是他“内在的律法”,“母爱是一种传承,在我心灵深处,奠下人生重大决策的基础”。用他另一部杰作《恋人絮语》来作比,可以将《哀悼日记》置换为写给母亲的最后的“恋人絮语”。在精神上如此依赖母亲的巴特,在《哀悼日记》中的几乎每句话,都让人感到他对母亲深切的爱,以及失去这份爱的深切的痛。

“你从没见过女人的身体!我见过母亲生病的身体、垂死的身体。”“一部分的我在绝望中守候;而就在同时,另一个我,在我心里整理那些最无谓的小事。我觉得这是一种病。”“有好几个月,我是她的母亲。她过世,我好像失去了女儿。”“心爱的人不在了,还能照样活着,这是不是表示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爱得那样深?”“妈妈过世让我彻底孤单。即使在她原先不参与的领域,我也孤立无援了。”“妈妈一走,我就紧贴着死亡。”这些撕扯内心甚至动摇人的存在感的刺痛,紧紧抓住了巴特,也紧紧

地抓住了我。

不仅面对自己时无法摆脱失去母亲之痛,周遭的人和事都触发了巴特对母亲的追忆。比如,看《塞尚晚年》艺术展,巴特觉得“妈妈,她就像塞尚的画,晚年的透明水彩画,塞尚的蓝”。看了友人给《大英百科全书》所写的自己的介绍,巴特自问:“为何在所有我写的东西里,都有妈妈?因为处处都有至善的意念。”参加花神咖啡馆的酒会,巴特一阵揪心,他想到:“妈妈不在了,而愚蠢的生活还在继续。”看了电影《普罗旺斯路122号》,一个布景中的小细节让巴特心绪翻腾:一个简单的折扇式的台灯,旁边吊着开关绳。“以前妈妈做过——她也做蜡染。霎时间她整个人活跃在我眼前”。而电影《历劫佳人》中的英格丽·褒曼触动了巴特心中某处,“让我想起妈妈,她的肤色,她的美丽、如此纯朴的手,一种清新气息”。

“我愈来愈少写我的悲恸。但某种意义上,它更强烈。自从我不再写,它已晋入永恒。”巴特的这句话让我深信,真正能够从失母之痛中恢复过来,太难了。不过,清明重复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读《哀悼日记》中巴特的痛,同时就是读德里达所说的巴特的母亲的微笑,“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女子,便向我微笑,向一切她注入生命并因此在愉悦中苏醒的事物而微笑”。■

《画说中国茶:茶史·茶趣》 清茶芬芳人生路

■ 林颐

我爱饮茶,也爱读书。朋友知我所爱,赠我茶书一套。

书到了,共两册。一本叫做《画说中国茶:茶史·茶趣》,另一本是《画说中国茶:茶事·茶俗》。先看了茶史。中国茶的发现者现在尚无定论,一般都归于神农。据说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,传说由来已久,本书的角度比较有趣。神农有个神奇的水晶肚,他能够看见植物在肚子里的变化。寥寥数字,转折波荡,将来龙去脉说清楚了,用语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准,如果作为床头故事讲给小朋友,我想没有哪个不爱听的。

既然是“画说”,画就成了主角,甚至比“说”还重要。这个故事配了两幅图,一幅是神农趴在草丛中凝视眼前的小草,一幅是神农站在大石头上抚摸自己的“水晶肚”。神农并不高大伟岸,而是一个矮胖墩,手部和腿部仿佛娃娃般的藕节,最妙的是眼神充满好奇,一如幼儿的清澈天真。萌萌哒,讨人喜欢。中国美学讲究“大巧若拙”,本书的绘图以人物为主,无论皇帝高官,还是百姓僧人,各有各的神韵,而无一例外的都是在传统水墨绘法中夹杂了现代卡通技巧,憨态可掬,稚拙浑朴。人物之外的场景氛围则是大写意的手法,挥墨泼洒大开大合,却又在竹叶、柳枝这些小物上以皴笔描摹细节。

编者说,这部书用三年来成就“茶之爱”,工夫主要就是落在了绘画之上。此书缘起于中国茶叶博物馆所做的茶文化青少年普及项目。文字要浅显易懂,绘画则既要中国风又要童趣,编著相对容易,合适的画家实在不好找。后来,在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工作室的母隽楠承担了这个难题,现在成书刊登的绘画约200幅,而三年里废掉的笔墨却十倍有余。编者和画者不停地电子磋商、驿路奔波,好一番日夜苦累,终于换得如今案头这两册凝聚心血的书籍。单为了这些画,就值得好好珍藏。

绘画予人以直观感受,文字则需要慢慢消化。不用着急,一天看一点,都是小故事,知识藏于趣味,时读时新。《茶史·茶趣》选取历史上有名的茶人茶话。举凡陆羽、王濬、苏轼、唐寅,乃至近代的鲁迅、梁实秋,甚而远至日本的千利休、英格兰的凯瑟琳王后,茶人之趣闻轶事数之不尽,结茶缘、品人事,千年的中国茶,我们说“道”在日常,“道”在杯盏,小孩子未必马上就能懂,然而这些故事终将开启他们的心智。《茶事·茶俗》更偏重于茶常识的教化。白茶、绿茶、乌龙茶,龙井、云雾、碧螺春,细说每种名茶的来源与性质,依然注意结合民间传说,始终不脱普及之根本要旨。对于初入门的成人也是有用

的。你可知,绿茶冲泡有上投法、中投法和下投法之分别?红茶适合冬天,可以给你暖暖的安慰;白茶一定要浸泡时间长久一些,才能浸出茶汁。

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所谓传统,应当是活着的文化。唐时的浪漫,宋时的庄重,明时的精雅,茶文化之涓涓细流,在书里,更在生活里。林清玄说:“茶可生善。”识茶、鉴茶、泡茶、品茶、敬茶,都有规矩,乱不得,茶艺磨练心性,礼仪不是拘束,熏染了茶香的孩子往往举止大方,待人有礼。当然,并非就要学茶艺,平时多一些了解,就多一丝热爱。童年之于我们的印象,往往烙刻一生。我的记忆里有一个场景,外公斜靠在藤椅上,手里的玻璃杯冒着袅袅水汽,“草叶子”在热水中悄悄舒展,外公时不时将杯子凑到嘴边,吹上一吹,轻轻地啜饮,眼睛却始终不离摊在桌上的那本书。我爬上他的膝盖,偷喝了一口,啊呸,苦的!外公笑了,跟我说那叫做“茶叶”,他还和我说起了茶叶的传说,据说那是很早以前一个叫“神农”的老祖宗发现的。

我手捧这部《画说中国茶》,依稀看见多年前的那个老人,听见了融合着茶香的温情暖语。外公早已离我而去,“茶”和“书”留给了我。愿这世间,清茶相伴好书,芬芳更多人生路。■



作者: 周文劲
乐素娜主编
绘画: 母隽楠